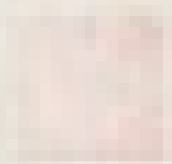


福建通志



福建通志



秩未拜終于家初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鳳對策言昔崑崙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養之家庭久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任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蓋亦鼓舞歡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不復懷集南之安則貴望於我者輕否則急行賈證眾建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少力則易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論列皆切中時病卒之年四十有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日人主以及宮掖下及公卿大夫規切畧偏弟鳳鸞俱有文名鳳官翰林侍講中書舍人子三莘老蔭補從事郎累官禮部尚書華老嘉熙二年進士累官國子監司業夔發傳在忠節 真西山先生集補城縣志

鄒應龍一作應龍一作應隆今從宋史本傳字景初泰寧人幼家貧無書手鈔春秋三傳以讀其學有得於孟子不動心好善優天下之說慶元二年中省試進士第二人寧宗以諒陰不親策賜正奏名及第出身有差適省元莫子純已有福建列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總卷三四

官遂易應龍為第一人歷知南安軍五年召除秘書省正字開禧元年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開邊應龍議不合除直龍圖閣出知贛州貧民多棄子不育應龍建慈幼院收養括諸邑通租贍之遷江西南西路提點刑獄侂胄誅召拜中書舍人嘉定元年假戶部尚書充賀金主生辰使還奏金主望之不似人君其國必亡除太子詹事二年遷給事中兼樞吏部侍郎因封駁忤寧宗意遂以實文閣待制出知泉州以賈胡簿錄之費請于朝大修郡城即明倫議道堂開六經閣造石橋於筍江下流長百五十餘丈時南內宗子商于泉者多橫應龍以法繩其秘惡者五年進龍圖閣待制改知建寧府尋移知池州九年進煥章閣直學士為廣南西路經界兼知靜江府平黎州盜及嶺蠻之亂誅首惡有從十二年進敷文閣直學士為判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丁母艱歸值本邑水災災已業以賑贖慶元年除工部尚書入對論與金人和戰利害稱旨等遷刑部尚書與德秀魏了翁為史彌遠所忌諫官希旨劾罷二人應龍抗疏請留坐是與彌遠不

合罷歸紹定二年汀州寇蔓延至邵武應龍避地鍾山告急於閩帥兵不發應龍乃聞於朝詔起陳韓為招捕使討平之俄州兵亂土豪乘勢負怨相圖禍逮平民應龍為具牛酒解之已而召拜禮部尚書會郊祀雷雨因陳恐懼修省及玉器之說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舉賢才抑育小夙夜以國事為憂甫四月引年請去御書南谷二大字賜之累加太子少保光祿大夫淳祐四年卒贈少保諡文靖應龍數為當路所擠理宗信其無他故龍眷不替試禮部時為試官葉挺所得士挺麗水人妻以女應龍因隨挺家麗水麗水人名其所居曰德星里弟應麟嘉泰二年第進士從弟應博受學於廖德明開禧元年登第寶慶中由武昌尉累遷監行在都進奏院輪對引書危微精一以朱子之說進理宗嘉納應知婺蘇二州真德秀薦其才擢提點江南西路刑獄 四朝聞見錄七

趙萬年字方叔長溪人中慶元二年諸科一作是調京廣制置司幹辦公福建列傳宋十一

四

福建通志總卷三四

事開禧二年金人破神馬坡遂進兵圍襄陽府帥司諸寮屬相繼逃匿萬年曰人患不得死所耳死王事得所矣於是繕兵拊糧力贊安撫使趙淳勉諭諸司幕職各以死國為心作書反問金帥以緩其攻復募壯士三千人據大望山絕金人糧道相拒九十餘日金兵乃退初江陵副都統魏友諒敗於神馬坡突圍趨襄陽未至統制官呂渭孫謂友諒已死遺所部至帥府督求兵印萬年以強敵在外內變若成則襄陽危矣乃往說之曰足下殺朱勝自副將而統制已遷四職都統制懷中物耳果能卻敵節哉且旦夕況都統乎渭孫然之歸報淳而友諒已入城與淳會飲黎明渭孫聞友諒尚在率人馬自北門入欲圖友諒友諒偵知之預為備渭孫遂為友諒所殺皆萬年力也以功進武德大夫 閩書

林仲虎字景瞻寧德人中慶元二年武舉廷試第二人嘉泰開檢詳林楠使金群為屬官金人邀私覲仲虎力辯不屈開禧初禮部侍郎李壁充賀金國生辰使仲虎復副之既渡河或傳有變衆惶惑仲虎條三策以為不

爾有死而已後卒無他金廷賜錢值宣仁后忌日仲虎辭飲金人不能奪
歸言樂因循者徂於私意銳進取者病於寡謀為今之計當重發而必成
不可輕出而苟且疏奏忤韓侂胄意出守光州時金人圍和州帥戚供與
仲虎不協徑自應陽移戍采石仲虎以百人護江力請於朝乞發兵馬策
應得強弩千餘人應援金兵乃退後卒執復舉仲虎使議和除右騎衛中
郎將充通謝副使至揚州聞淮西失而止仲虎能屬文尤長於詩有百將
詩及雜詩行世同邑武舉黃石孫孫應龍皆知名

閩書道光舊志

李冲字道卿侯官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浙東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辟充淮東安撫司幕官四川制置使侍郎崔與之薦於
朝冲獻所撰籌邊十議擢國子學錄嘉定八年自春泊夏不雨詔中外臣
條言事冲條上六事其一謂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於新
銳公言變於偏是遠謀阻於近功迫勦編竄先朝所以虛巨姦今州縣吏
小有註誤輒從重典故侯宿將宜勒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
福建列傳

宋十一

五

福建通志
卷三四

選膺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恩願下寬大詔書毋以小愆
傳重比毋以一眚棄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法變而江
湖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且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
毒害願削厚斂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享者其三謂湖上賜園所以優戚
里之恩而用王太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陰鄧懿親制節謹度人所
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政宣開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為金
人入寇之兆比年此風復熾甚者凌轅官府豪奪民田願以政宣為鑒嚴
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將佐陞差以締結守
牧論薦以夤緣天府帑藏大半耗於供饋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
主將易至掊剋願戒飭中外勸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其六謂說說巧言
虞周不免特吾無可乘之閒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武帝明皇
本無隙可授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其
言切至為中外傳誦又奏事殿中言謹簡宮僚所以輔成儲德今王邕元

賈令聞日新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營御親昵之時多臣未見
其益也他所論大尉古三公官貴戚未聞有橫草勢輒實右階極品宦寺
與政事內帑付私人非祖宗令典聞者壯之越二年還本監主簿巧外未
補而卒子過

遇字用之自號洞齋受業於真德秀登嘉定七年進士第需次鎮溪縣令
端平元年廷議大舉收復三京遇應詔上封附驛置以開譽言荆師圖上
陵寢淮閩抵掌關河陛下輕信兵端遂啟自丙寅妄動劉肉醫瘡垂三十
年未合詎堪再壞復言南陽之饑多人就國之門如市奄人竊弄女冠關
入清明之氣如此旦晝之枯可占語皆切至以邑最改京秩嘉熙三年遷
監察御史會育詔集議邊事遇上疏歸咎首謀復云之和之陷人其猶酷乎
寸地不可棄小使不可納也其議和戰大旨如此同列有不樂遇者揚言
曰既罪戰將王和乎眾遂譴然謂遇特為史嵩之地是冬改秘書少監俄
除職子郡皆不拜巧祠至管雲臺觀淳祐四年起知潮州擢廣東路轉
福建列傳

宋十一

六

福建通志
卷三四

運判官以事罷得直詔復原官予祠卒
真西山文集
陳貴諱字正甫福清人父宗召字景南淳熙二年第進士紹熙四年復中
博學宏詞科仕至工部尚書贈太師貴諱登慶元五年進士乙科年方十
七寧宗注視良久宗召時以起居郎入侍薦紳榮之授瑞州觀察推官嘉
定元年試博學宏詞科入選歷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累遷太
學博士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能同民之所好惡今檄券之令乃使
姦惡獲逞道路怨咨非所以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遷太常博士
以兄貴諱方兼禮部郎官引嫌改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輪
對奏言觸犯忌諱者指為奸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
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指為朋黨邪正易位
忠佞不分恐非國家之福七年除秘書郎未幾除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
淮蜀貴詎指陳時弊嘗言人才倖進言路不開貽誤公行軍法廢弛恥言
敗北則陣亡者不卹恥言奔潰則逃竄者復招彌遠惡其激切諷諫官論

罷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首引色
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措克之弊徹成周邦響必及死王事者之子
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不果行實歲初還中書
舍人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尙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
大明黜陟庶有以饗帝格天除禮部侍郎紹定五年遷禮部尙書未幾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冬理宗始親政拜參知政事面諭之曰
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命兼同知樞密院事端平元年朝議出師汴洛
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諡莊定
初福清海口鎮去邑二十餘里往來貿易者稅凡三次民不堪命嘉泰開
宗召嘗上疏請罷議中格貴誼侍經筵日復力言之理宗可其奏福清人
以爲世載其德云兄貴諱字益甫嘉泰二年中博學宏詞科賜同進士出
身嘉定六年遷著作郎出知安慶府累遷禮部郎中終提點江東刑獄山
東集宋史道

福建列傳 宋十一

七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蘇大璋字願之古田人慶元五年進士除道州教官以闡明正學爲已任
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累遷著作郎時方嚴僞學之禁大璋轉對力言
其不可執政惡之出知古州卒於家初大璋父鴻有陰德及大璋貴邑嘗
大水壞民廬田歲以不登大璋爲邑上書詔遣常平使者賑貸鄉人尤德
之古田縣志

曾從龍字君錫初名一龍晉江人慶元五年進士第一人寧宗爲改今名
賜七言四韻詩聞喜宴賜詩自是始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
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
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彼自知非久何暇盡心幸而除授民望其至如
渴仰飲足未履境又復他罷郡督所入歲有常數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
當不下萬緡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求避憚行者悉杜絕
之開禧間白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上捕至搜其身得婦人衣立梟于市
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繳還張鑑復官詞頭尋兼太

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給事中直學士院進禮部侍郎充金國生辰使擢判部尙書嘉定六
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畜人材飭邊備七年知貢舉進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桀儉王排沮正論奏陳
其罪桀噉言者李楠劾罷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寶慶初除
湖南安撫使世忠嗣獠蠻殺嚴兵壓境示以威信諸峒帖然在鎮二年擢
式用之蘇卽例卷之入創平羅倉新廟學湘人紀之改知隆興府復提舉
洞霄宮改萬壽觀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趣過關奏事留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二京之
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
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關詔許專昇
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既而朝論患邊用不給遲其行有旨留之樞密命
了翁併領督府從龍始志不遂悵悵卒贈少師

福建列傳 宋十一

八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用虎字君遇從龍弟以兄任歷知寧海尤溪縣通判福州紹定中知興化
軍時汀邵山寇數擾前守王克恭倡議築城亡何卒判趙汝璽繼之尋亦
卒民間訛言地不利且罷民用虎曰城能死守耶城而不城將死民也且
民罷孰與死築之環七里奇明年蠲夏稅之半以樽節贏餘代民輪納
以酬其勞建平羅倉出楮幣萬六千緡爲羅本益以廢寺穀使價常平又
建三池溉田千頃修太平廢陂永白用松性耐水裡松表石亦可檢用
虎曰木不壽石悉石之陂成民名曾公陂嘗民豪右必彈壓之招捕使建
守陳韓以最聞韓移江右舉自代除府事改江西提刑時叛兵甫平支黨
反側或勸用虎問道兼程用虎携孥徐進待以不疑卒帖息承韓繼寇之
後悉力拊摩江右遂安遷轉運判官召爲吏部侍郎再除工部以華文閣
帥廣西至鎮數月罷未幾卒

治鳳字君儀用虎弟第開禧元年進士知富陽縣通判漳州知惠州提廣東
提刑以將作監丞知袁州就昇清節直煥章閣帥廣東愛惜公帑不靡豪

熙寧發循惠間郡請兵追捕治鳳時已解印為廣人所論引咎乞罷奉祠以上

府戍卒挺亂蕩廣城治鳳時已解印為廣人所論引咎乞罷奉祠以上

真德秀字實夫或嘲之曰只恐秀而不實因易為景元樓鐘印其何謂對

以景慕元德秀鑄取詩景行止注以示曰景明也不訓慕又易為希元

宋史作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入學夜歸置書枕旁燈檠帳墨長游

黨岸章兒聚賭併其書而焚之十五孤母夫人力貧持家不以累其志同

郡楊進士圭奇其貌以女女之弱冠舉於鄉慶元五年登進士乙科授南

劍州判官中開禧元年宏博二年入閣帥蕭德壽以太學正召選博士充

禮部點檢試卷官樓鑰倪思為典舉獨異待之樓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

其致遠倪為言立朝行已本末甚詳德秀終身佩焉輪對首言為國者當

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幣函首虜將嫂我及言慶元以來柄臣

顧制以好名好異疑士大夫今當監此召試學士院又以防近習杜小人

拯流徙為言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五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

福建列傳宋十一

對言暴風雨雹災或蝗蝻之變因條上四說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

直遷秘書郎輪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

以扼羣盜方張之機遷著作佐郎同官楊敬仲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

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託日者故

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德秀曰先生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

篤矣同進有相基者每讒於時相獲驟遷其人旋為時相所厭將除德秀

言職使逐去之力辭不就劉尚書燦聞而歎服曰不過遲作十年從官耳

兼禮部郎疏言今日北敵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為中國憂者二多事之端

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今故

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又言新格初行雖有違令估

籍之文而州縣奉行過當一夫坐罪併籍昆弟虧陷四錢沒費八百萬至

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儲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宜

悉罷去兼太常少卿又言北虜垂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立

螭數月犯顏造膝天下想望風采故老袁燮柴中行稍和之時相始不

樂出為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留兩月凡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

邊民疾苦皆識於册虜移文止賀使還朝入對言邊土有深可慮者三亟

當為者二宜強兵足食為進取計女真徙汴我憂方深日立之道無出於

用忠賢修政事集羣策收眾心金雖相持宜捐金募閒以審其機利准重

鎮宜立幕府付以事權時史彌遠方以靜祿廣天下士有聲望舊人折節

求進反為所薄德秀謂劉燾曰吾徒須亟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

從官之人遂立請郡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時山東盜起朝廷將與

福建列傳宋十一

女真通聘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群盜不可輕

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諫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守適帥

病德秀與常平使者李導傳大講荒政籍人戶為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

丁糴而戊濟之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又分所部九

郡自領太平廣德廣德早最甚德秀再至其郡與太守魏岷便宜發廩委

教官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糞塚泣曰此皆

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索毀富涂郡私廩大斛新撤守林琰

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米皆劾罷之以李道傳攝先是都司胡榘

薛拯每請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及政譽日間無所售噤遂謂早傷本輕

監司好名振贍太過噤岷劾庠以城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岷祠

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又援歐陽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

事奏言政宣致禍其失有十近來謀國亦有二誤朝廷威靈氣餒為之索

然除石文殿修撰知泉州郡商以番舶為命然畏苛征苦和買至者絕少

德秀為鵲稅額中禁令至者驟增輸租令民自繫聽訟惟揭示姓名使兩造自詣海寇猖獗道將平之擒其渠魁趙某等三人趙宗子也眾頗疑德秀不易處德秀既磔其二及趙自稱宗室且述世系德秀曰宗室為賊首則非宗室矣杖而斃之後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德秀嚴緝其僕皆獲而不敢怒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曾從龍寓書里人云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德秀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前政稍寬力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因修五事為十一郡長久之利分鄂州軍屯武昌通廣鹽於南安未及行以母喪歸服闋除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輕其民新漢賈太傅嘗譴閔王祠立惠民倉社倉慈幼倉義阡捐諸軍回易之利及官田租並贍給其病死嫁娶免飛虎軍戍平道州賊靖武岡軍福建列傳宋十一

十一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變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所以扶宇宙翼生民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獄非濟王本志願舍罪恤孤與滅繼絕並請用傳伯成楊簡柴中行陳宓徐僑又稱知袁州趙汝夫蜀帥崔與之閩帥楊長孺皆有廉聲嘗侍講清燕殿奏言此高孝二祖所御之地仰瞻俯視當者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法先世視朝之度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力爭時相格其議時德秀已闔門求去而給事中王堅繳殿德秀所王濟王贈典殿中侍御史英澤復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王隆官諫議大夫未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右正言李知孝謂德秀首倡邪說請以其章鏤榜播告天下監察御史梁成大請加竄殛理宗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德秀既歸陞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論孟之言為主附以荀揚諸子諸先輩為解經發者又附本經之注分甲乙丙丁四記乙記中人君為治一門以唐鑑為法嘗謂門

人曰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盜起汀郡勢頗蔓延德秀雖開房猶為倉漕二使者言陳雖有文武材卒賴其力紹定四年復職與祠明年進徹獄閣待制知泉州士民迎者塞洛陽橋歡天動地德秀曉之曰某去此十四五年雖一草一木亦時人思再叨郡寄哀病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願免此來欲為此邦謀樂利而已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刑獄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州有宗正司公族人數增至二千餘人原有歲助度課且止不給地方困於供給德秀為請於朝復而增其額嗣遠死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毋濫刑橫斂毋贖貨狗私罷市令司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聞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末幾金減聞京湖帥奉露布圖上金陵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憂之上封事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況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高庶之效末期根本之弊立見願陛下審之重之時諸賢已盡收召理宗見羣臣屢問安否召為戶部福建列傳宋十一

十一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尚書邦人競為綏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隔望數里不絕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時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時江淮出師潰於洛陽因言進取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宜學諸葛亮開闢息民又乞選監司郡守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徹得工夫理宗問福建鹽法德秀奏此致遠之本聞鹽由海遞流至鄒邵又由鄒邵至汀既貴且雜故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海來者較近價廉而質白也販者皆千百為羣挾兵械與盜無異官不能禁臣叨聞帥深欲更張緣事屬漕司方欲商榷蒙恩召還不及為先是德秀發三山鰥於仙遊青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及所陳奏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於時政多所論建韜韜遣王機來通問外議紛紛德秀奏兵交使在其間卻絕拘留皆不可行但當禮遣職官其國欲和德秀謂和之

一字易於明人達則宜和近如金虜可為較鑒職所得西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願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信其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又言今欲鷄廉宿泗臺蔡唐鄧諸郡雖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揭吾腹心況未可必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宜早覈實填補又請乞用藝祖孝宗閣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遼東朝士通明詳練者分治邊事又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乞置局考覈為備師之用又言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已未軍備國史實錄院脩撰進讀大學及獲推陳廉不詳盡又因天基節言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佛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兩語理宗多嘉納並謂所上致壽劄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持書進金鏡事一軸賜之知禮部貢舉嚴挾書之禁且起必焚香告天願得佳士同共侍郎容夔王殿院遂請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感疾謁告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畧再辭免不允詔云漢御史大夫吉當病

三

福建通志卷二

上憂之史侯勝謂必痛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再給假復乞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薨年五十八德秀素強毅平日不稍自逸職守泉福劬瘁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行義服藥流汗舉筆不休禮關考數覺頭眩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與為禮得病之日猶對客至養病中猶夢與鄭在寅論格弊既而小愈延請官徐青叟至臥內令於理宗前求去理宗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德秀疾愛見於色德秀感激遇故不敢決去為病兩月日常冠帶起坐彌留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朝士大夫莫不相弔往往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陳水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數年廳廊乃具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常以廉儉誨子弟作楮食銘生平為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說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

夜作夜氣箴晚集聖賢之語為心而發者曰心經作心經贊又有矩堂記畧云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家事吾君思長者之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採屬事其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有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其直內方外蓋如此所著有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端平廟議經筵講義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既薨理宗思之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廷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子志道以護神官承務郎鄧南劍州稅務累遷戶部侍郎宋史四朝國見錄聖域述聞鄧山集對越村大野語五山年譜理宗宗傳案總秀使金至盱眙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

四

福建通志卷二

湖相屬民皆堅悍強忍此天錫吾國以屏障大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閒險要不毗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鄭清之挑敵兵中外大耗德秀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相繼繼庸醫之後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人不同嘉定初語葉紹翁曰某他年只做得田君脫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又與紹翁論理學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箇皮膚侯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與君論骨髓以上見南宋書四朝聞見錄者補載於此楊宏中字允甫侯官人弱冠補國子監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宗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善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劾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求爭俱被斥宏中

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道安乎宋莫應樹林仲麟徐範張衡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善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蔽漢明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以為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論其氣識已足薰灼朝路撼掘國勢陛下若不急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且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旦夕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攸濟汝愚當國家多難位樞府總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福建列傳宋十一

志

福建通志

志乎沐輒以危言悚脅巧于中傷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排斥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慨涕泣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明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去未足惜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不好惡旌別淑慝冀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劾副封于臺諫侍從既冒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皇八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軍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嶠故相端禮子與之相

得其權倪胃誅先以言得舉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嶠與連達趙彥補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早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李武策士及此武聞而銜之秋戊戌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傲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宋史南來書八閩通志閩書張道字周甫一字用叟先世寧德人徙羅源父嗣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知道州道燕居亦飲襟肅容同楊宏中等上書坐貶赦還用蔭補官嘉定初應吉州泰和令二子儲庠皆嘉定進士閩書羅源縣志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父松卿自有傳信孺九歲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驚曰天才也以父蔭補將仕郎授廣州番禺縣尉盜有劫海賈者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皇駭欲趨舟信孺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失一人調紹興府蕭山縣丞先是韓侂胄倡恢復之謀興師伐金諸將潰敗淮漢騷動會金人有通和意侂胄募可以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開禧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命以使事信孺曰王事不敢辭但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震然假信孺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以行案是時金人遣韓元徽來使而都督要領密奏彼既既侂胄為元謀朝廷既遣壯士還敵書皆莫得其要侂胄既大恐遂罷密以知樞密院張巖代之至濠州金帥赫舍哩子仁止信孺露刃環分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出國門時已置死生於度外矣子仁遣至汴金左丞相完顏崇浩以天獄二字榜傳舍使將命者麗甲趙甲至堅持五事且謂稱藩割地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東明故暫屈今日顧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麗趨引而前崇浩坐幄中陳兵見之傳諭曰五事不從師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詘崇浩叱之曰昔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與兵復讐為社稷屈已求和為生靈也時

志

福建通志

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嶠故相端禮之子

吳曦方以蜀叛奉表獻蜀地圖志崇浩曰爾國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危亡在旦夕耳信孺曰某銜命在外圖未知蜀事本末然本朝所以立國者不在此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鐵之數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大元帥之所知也而況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間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浙江淮之所入故吾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蜀號州五十有四其財賦僅足以供本路軍民之用一有饑饉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提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崇浩嘉其詞辨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侯再至決之四月至行在復命詔侍從兩省臺諫官條陳所以報金者衆議歸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金人聞職已伏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龍趙問信孺曰本朝用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直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豫豫我亦得泗水若夸胥蒲橋之勝福建刻傳宋十一

七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攻寇毒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江東將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信孺慷慨忠懇微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割地之議姑寢之歲幣外別置犒軍錢可也信孺知金人內困難輕意在欲和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數事如遣使草草之類歸語信孺信孺復遣之信孺曰信孺既爲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且得敵要領即再往亦決不死惟稍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不然事恐中變信孺不從用王仲劍令信孺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金人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見翌日謁崇浩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書來面責信孺不曲折建白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退至館二省差謂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示信孺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吾有頭懸俱碎而已二省差曰龐趙誤公丞相且留公等信孺曰丞相自誤龐趙也吾留於此

死辱命歸亦死不如留初崇浩問首謀意在信孺信孺但以郭友龍輩爲解崇浩疑議和拜廟堂意頗諂信孺無書信孺莫事成移私觀書帖詭爲信孺遣崇浩者還朝自効待罪且金人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銀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信孺再三問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信孺大怒論信孺擅假大臣饋遺奪三官責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伏屍滿野仗節轉仄蟲蛆臭腐聞從道斃相屬信孺氣不少挫金人雖未許卽和然未嘗不情見詞屈也信孺既貶改命王裨使金明年和議成信孺已誅增幣函首凡信孺所持爲不可者皆從之裨還奏言信孺辨折金人於未易告帝之時信孺當其難臣當其易臣每至軍前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難輦敵不能掉因極陳信孺功詔許信孺自便尋除肇慶府通判嗣寇竊發被旨就知韶州擒赤水嗣賊首戮之移知道州郡有土豪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信孺下車力言首惡擢廣西提刑屬部治獄有踰數十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福建刻傳宋十一

八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家者信孺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萬餘人屢單馬行部內遍訪民所疾苦未幾遷轉運判官操幹裁擄漕計沛然諸郡舊通鹽課三十六萬緡官吏有身死家破而子若孫拘繫未脫者信孺惻然移所贏錢補之以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僚屬將校有物改者必歸其喪與學尋除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始至真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厰庫廩耳民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圖上於朝請築翼城不報是時金人復屢寇兩淮信孺設謀賞嚴卒伍增弩礮深濠塹就城外西北山築石墻廣水廣六里表二十里身率奮築旬日墻城成人莫知其所爲也先是真州數被寇前守莫敢以家自隨而郡人亦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信孺迎生母及家屬居官舍州民始復業及金人入貽貽海騎出沒天長六合間信孺酣寢自若旦起遍慰鄉鄰慰撫令民悉清野通判賈涉求得檄攜家渡江信孺以爲搖衆効其罪答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太安人何信孺曰吾母殊有昔人伏劍之風不以是芥蒂也制置使李玘趨揚州督師信孺夜乘小舟掀舞

巨浪會於黃天萬中乘炬劇談謂金人頗師月餘過城不攻但女出剽掠牛彘豈復昔日比肩胎擁重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人無足怪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寇可一戰平也王擊節曰君言差強人意將檄信孺督戰而金人按寨去矣山東初內附信孺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鎮壓宜選威望大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訓容以重馭輕歲月積久上下相安剪荆棘為沃野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苞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且在吾目中矣詔下三省議格不行肝膽之役歸附人李全自楚州引兵來援追敗金人於曹家莊信孺以全新立功遣全金盃戰袍舟載趙酒饌其眾節制司賈涉挾前憾申於朝詔別與州郡給事中任希夷論信孺私饋山東首領為侵官邀功降三秩免歸其後金人薄真州守將洩水置以退敵城賴以全眾始知信孺功然信孺竟自是不復用嘉定十五年卒信孺美姿容性豪爽嘗募王猛劉穆之李德裕為人被擄歸無鬱鬱不平意自放山水間搜奇歷險匹馬加福建列傳宋十一

左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飛子左誠策登騎隨其後以登臨嘯咏為樂素不喜治生閒居累年費用漸竭童僕侍妾皆辭去歲饒猶斥責書畫煮糜施粥以惠流殍及卒妻葉氏鬻簪珥乃克殮焉

左誠字武成信孺子開敏有膽智少角拔廣東漕解信孺使淮東兵驟起左誠隨侍窄衣若刀槩喜馳射益熟邊地形勢高朝談兵風格散朗見者皆曰真方孚若子也以慈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後時年二十五能詩如宿學葉適嘗曰此郎句法天成殆兒神送與耶趙汝談亦云武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以上後村大全集四朝聞見錄宋史

黃幹字直卿長樂人徙居閩縣父瑀已有傳父沒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令從朱熹受業幹歸白母即日行時大事既至而熹他出幹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既見屬學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新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拭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經後

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即位熹命幹奉表行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廬墓名其泉曰逝如斯亭曰求得正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曰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及編纂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卒幹持心喪三年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荆湘安撫使吳玠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哉玠雅敬幹辭監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尋為撫州臨川令歲早勸糶捕蝗盡其心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皆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以提舉郡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漢陽當吳蜀往來之衝與武昌相唇齒每金兵南下武昌官民日夜望漢陽烽火為安否郡故無城郭民貧兵寡仕者憚來其地闕員殆半幹視事未旬校閱卒伍召募壯勇修軍政嚴守具上下始有固志值歲饑羅客米發常平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

干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其羅幹幹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且援鄂州例十一告羅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未四先生祠以常平使者姻黨引嫌丐祠主管武夷沖祐觀未幾起知安慶軍至則金人破光山沿邊多警民情震恐幹奏請城安慶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分料築之計田出役力均費番休期限各有定程五鼓坐堂上濠皆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然後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進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岌然無虞士民相謂曰生我者黃父也制置使李珏辟為參議再辭不受既而朝命改知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是幹遣珏書畧言南北大勢有深可慮者紹興議和但不能取中原耳今日議和且併江南而棄之戰既不可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情此非上下一意警策奮厲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其

可也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厄後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攬臂而起矣廷皆不能用及至珏往維揚視師遂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學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皆輕僎士有獻謀者多爲毀抹疏駁將裨離心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復告珏曰殘金君臣上下日夜經營必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難以歲幣爲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早夜竭力以固吾國何至今春三邊衝突如入無人之境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

三

福建通志
總卷三四

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江淮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守漢陽等處聲聞益著長淮軍民翕然心向在位者益忌之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借鄉寄處之俄命知潮州幹差主督學州明道宮踰月乞致仕卒後數年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清雍正二年從祀孔子朝廷宋史南宋書閣書理學宗傳

三

福建通志
總卷三四

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亦然又聞宴賞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調嘯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交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則蕲黃決不可保蕲黃不保則江南尙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厥後光黃蕲繼失果如其言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憲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俛仰其師舊跡就白鹿洞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奏事除

知紹興府會水旱頻仍性夫鑄賦勸賑汲汲不懈者凡四年全活數百萬計璽書褒諭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寶文閣遷宗正少卿嘗舉召公敬德之言發祈天永命之旨曰狃於苟且汨於嗜欲銳始而怠終矜持於外而縱弛於內皆非所以敬德也理宗頗營建土木性夫疏奏仁宗嘗實相殿韓琦以爲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乞行停寢況今國殫民敝乎穿山掘地害及昆蟲運木葺石怨盈道路斬伐不遺於邱冢蹂躪徧及於田禾昔魏起太華殿唐作洛陽宮納高允張元素之諫而止陛下有帝王之資顧出二君下乎理宗感動詔給事中尋權吏部尙書以年老丐歸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時性夫已病聞建寧罹水禍力疾兼道以往至則捐遺賑掩漂幣繕井甃日不暇給條郡政上於朝以勞卒年七十有七訃開進直學士贈正議大夫子二人時儵迪功郎上杭縣尉時偕監閩安鎮後村大全丁伯桂字元暉莆田人嘉泰二年進士補永春縣尉調寧德縣丞應知廣州南海縣通判肇慶府寶慶間史彌遠擅國所拔士非鄭則蔡其言曰開

人難保尤惡蕭士如陳必鄭寅之流皆掃影滅迹於是朝無蕭人伯桂以
銓知循州例當朝辭彌遠見曰是異於蕭人者留提轄賣場伯桂旅排
外未嘗一詣相府累遷宗學博士紹定四年火災應詔略曰比年大風
木巨浸成淵雷發先春日乘背氣虎出平戴龍闕近畿疫氣流行妖星
見恬不之悟天安得而不怒怒則激激則烈矣宗廟為墟神御驚動車駕
當臨哭太廟哀痛下罪已之詔然猶避忌回護殿步一帥知有陛下宮室
知有大臣私第而不知有宗廟非所以忠陛下愛大臣也夫有大感悟必
有大更張今貪酷之吏滿天下皆由權勢庇之甚直敢之參選者伸縮於
吏胥之手干進者奔走於廝役之門壬辰輪對曰一春多寒二月暴雪流
星晝隕太白經天浙江東潮早勢綿闊近畿得雨復應慮遠在我既無決
烈更革之規在天在人亦有遲回未解之勢又言開闢以來有常道進賢
退不肖賞功罰罪是也今進退賞罰一切反常宜盡拔臺萊之士布滿周
行毋植蕭艾盡遣星鳳之彥參錯方岳毋用虎狼禍遠憾益甚彌遠卒除
福建列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
總卷三四

樞密院編修官伯桂輪對首乙去臺諫副封令中外薦剡得自舉復近臣
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
辟舉世皆躁士嗜進者因輿臺以通權要舉世無知廉恥之人宜作而新
之理宗嘉納端平元年以伯桂及李宗勉為監察御史初入臺時金已為
蒙古所滅伯桂上疏曰故相史彌遠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所以不敗
者用兵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年輕信兄子交韓
滅金其謬甚矣今更化未數月而遽欲收古人七年即戎十年生聚教訓
百年勝殘去殺之功謬不愈甚乎宜修沿江守備以增一重藩籬戒三帥
無倖近功疏使入詰曰理宗袖示大臣三京告提伯桂方監太學解試考
官欲以長安復見官軍命題伯桂曰吾方累疏諫止君等乃以一題懲愚
乎未信宿報三帥返旆矣伯桂疏言輕舉之誤小遂非之誤大今移兩淮
糧械於邵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冀雪前恥昔斜谷之退孔明責已枋頭
之辱桓溫遷怒愈變愈差不可不慮盡核戰力為守謀復論彌遠在時積

幣窮而不變羽書急而不報注擬壅而不行一旦更張內則空內府累世
之藏而楮賤自若外則八陵之圖南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矧收召廣
進用驟有一月而數遷者前日之病在於緩今日之病在於速矣二年貢
舉敕榜有不敢諫恠之語伯桂奏諫為今日大患惟不足慮恐有以直為
恠者乞詔主司專黜諫佞又言元祐轉為紹聖尚待八年嘉定變局開禧
小人終身屏迹十年之後方見不克終之漸今改絃未再期已疑為善之
迂用賢之無益臣謂北事違衆而動是賢者之言未用也貞德秀黃志而
沒賢者之志未行也然則將取其不賢者而用之不善者而行之歟理
宗屢勅治效不進有請用舊邸私人者伯桂爭曰慶曆初盜起東南西兵
未解仁宗所選任不過杜範韓富數人而已王安石變法先結張若水藍
元振輩以為腹心及神宗遣二人視府界所行青苗皆云民便樂之今小
人不適用安石故智奈何墜其術中乎又言陛下待過定策之臣不為文
宣二帝之少恩足矣今札諭羣臣曰朕欲保持汝毋搖撼不亦異乎尊崇
福建列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
總卷三四

本生之親一遵英孝二祖之典故足矣今營繕甲第高大寢園不亦異乎
官寺窳穴不窒左道出入無間小官鹽實至煩御封道宮事目上達天聽
此尤異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獨不能如先正對中使焚內
批乎或使之面奏曰臣某以為不可乎近臣或薦某人有才者伯桂曰自
古小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今能為君子之言縮君子之交蓋有君子而
庇小人者矣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語皆切中三年陞秘書少監遷起居
舍人兼直舍入院起居郎又兼中書舍人嘉熙元年除權吏部侍郎遷給
事中由御史入遷皆兼史職伯桂雖出臺然歲中輪對一直前奏事三進
已見二其於宮禁言動廟堂除授賢佞去留泰泰消長之際指陳愈峻蒙
古比歲入寇伯桂言大臣操舟主柄者也若先務俾動色同舟之人將若
何宜擬定志慮以應事變時追郊祀夕大雷雨伯桂曰陛下以好賢愛諫
聞天下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其此致
異之大者韓休除節度使致仕伯桂封還曰比者后家一門雙節議者猶

謂曷不核此尊職士今休一賓賓之臣領界以旌誠如祖宗舊典何命遂
寢閣美人進封親屬加恩者百餘人伯桂請俟三邊稍寧然後舉行詔如
所議未幾余天錫自福建召還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伯桂駁論曰閣
樂士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者必起而攻之非
所以愛天錫也疏入宰相高行簡承理示意趣書讀行下伯桂已病猶堅
執如初越數日卒伯桂精幹律然素清修不以繁掩德也子南叟監海州
海口鎮調監泉州市舶務後村大全集道光舊志

邱迪為字惠叔安溪人少受春秋學於余克濟登嘉泰二年進士第調湖
州武江縣尉迪嘉先世本烏程人不取與宗人往還薦知侯官縣治尚清
嚴胥吏無所恣其奸邑人梁成大在臺誅賄不獲喚同列以事誣迪嘉鑄
罷起知廣州增城縣秩滿入京有勸介鹽增可留中者迪嘉謝不能都差
通判循州出俸金築城西隄二十餘丈沮洳患息循人名曰邱公隄久之
除大理寺丞理宗問何以革賦吏迪嘉徐對曰以身帥之無不可者未幾
福建列傳宋十一

五

福建通志
總卷三十四

子祠去淳祐九年起除直祕閣為廣東轉運判官南人素重迪嘉清德嘉
曰賢監司至矣被旨攝安撫任會清遠搖寇作亂一日猝至殺縣令剽重
四出迪嘉明賞罰審布置慮上下羅網勢合則未易平迺厚撫上羅以絕
下羅之援進兵剿討擒其首惡餘黨相繼敗降初清遠戍卒勞食苦王將
減冠迪嘉令月就州廨同推鋒諸軍支給饔餼十年春召行在賜對慰
勞甚寵因勸理宗修身正心辨天理人欲界眼時廷議欲罷廣都客丁錢
理宗以問迪嘉迪嘉曰湖廣諸屯兵餉繁焉罷之則不可郡矣復語及財
賦迪嘉對郡計素狹臣以儉德為之未見其若理宗大悅每奏稱善翌日
御經筵語侍讀趙以夫曰廣寇初作或張皇以重其事寇平又云多殺浮
議不可信如此邱迪嘉宜以大卿處之以夫賀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矣除大理寺卿充省試參詳官迪嘉喜望日隆則謂算合眾度其必居風
憲缺之尤其論不已遂以舊職提舉崇禎觀逾年卒邑人立祠講堂東與
余克濟并祀子汲古平江軍府度推官後村大全集

梁成大字謙之閩縣人開禧元年進士宰縣秩滿因史彌遠家幹萬所擢
通判揚州遷宗正寺主簿初彌遠欲攻真德秀魏了翁以察院為餌朝士
莫應成大獨口坐茶肆中毀德秀不值一錢斯為達於彌遠大悅寶慶元
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震或立異以自詭或假
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間邪一不察焉
薰蕕同器淫渭雜流矣蓋指德秀了翁也章上六日即除監察御史了翁
既貶靖州德秀亦落職罷祠並毀其所建宏詞坊成大復奏以為罪大罰
輕彌遠勸理宗下其章理宗曰仲尼不為己甚成大遺人書曰真德秀乃
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新命
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任胡夢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
左司諫四年遷宗正少卿五年權刑部侍郎明年彌遠死理宗夜降旨黜
之提舉千秋鴻禧親給事莫澤本彌遠黨急欲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禍命
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魏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王遂論亦
福建列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
總卷三十四

上再鐫秩徙湖州成大心險而貪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
遺列真堂廉實至則導使觀欲其效尤其除刑侍也或云亦緣進吐綬難
得彌遠歡尤喜豪奪至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擢歸訟者百數覽之日朝命
毀其廬其黨李知孝小人也亦曰所不異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宋史朱

政要後村詩話道光舊志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傳在儒行韓從葉適學長於言兵議父郊思
與弟張開禧元年韓登進士第授江州湖口縣尉未赴隨孔碩至泰州叛
寇胡海坎金兵縣至孔碩遣韓募死士合鹽軍迎擊於青珠破之時嘉定
三年也適聞韓始至官歲饑掠荒有術百姓德之秩滿調南劍州錄事參
軍十四年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節制京東河北辟充節制司幹辦公事
韓言山東河北遺民宜給農具使之歸耕其土配以內郡之貧死者三分
齊地以其二處張林李全餘則留以待有功河北首領以三兩州來附者
請與節度一州者令守其土然後括淮南開田倣韓公河北義勇法募

民爲兵給田而薄其征復擇土豪統率通泰鹽販別爲一軍此第二重藩
離也涉不能用明年准西告警詳語涉曰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絕諸
那使長備多力弱當令下整張惠等屯兵廬州以遏其鋒將盧鼓鍾新
勝驍軍乘銳急戰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逼設伏邀擊可大勝也其後金
人果犯安豐軍涉應援據虛皆行詳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四駟馬除將作
監丞充制置司參議兼通判楚州初朝廷寵李全以爵位全驕倨不受約
束譚折以理輒動衆恃以安未幾涉卒詔以鄭損爲制置使北軍聞命
譚曰願得陳制參爲帥譚叱曰朝廷頓一束草在制使廳上汝輩亦當散
事敢妄言者斬北軍素服譚威信遂帖然十七年赴行在奏事遷太府寺
丞詳言今爲邊患者三有重亡之金有新造之鐵有歸附之忠義金難存
亡未分忠義叛服難保一二年後雖欲安坐固守不可得也宜以恢復激
中外之心不可以退守沮抑將士之氣因獻三策一儲人材以爲邊境之
用二廣屯田以省漕運之費三練南兵以防偏重之勢大臣有忌譚者巧
用妄言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嗣主管華州雲臺觀寶慶元年真德秀舉譚應詔令赴樞密院稟議辭乞
終養差知興化軍遷大宗正司丞兼工部郎官改倉部郎官是時李全自
稱山東河南行省部領蒙古兵至山陽聲言爲朝廷決和議譚奏全斃計
國疑釁已深青社被圍怨我不救甘言正是誘我朝廷倚重時青以抗全
今皆解仇合從與難爲一二孽相因恐貽無窮之慮時議不以譚言爲然
紹定元年青爲全所戕其將王海閉關拒全譚言獨有命官管時青軍使
不折而從賊然後聲全之罪致討不然國家無寧日矣值仇碩訃至奔喪
歸是冬汀劍邵羣盜起安撫使王居安請譚提督四隅保甲譚辭之轉
遣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於朝謂惟譚能辦此賊起復知南劍州
尋除直轄章閣仍前往提舉汀邵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兼本路招
捕使詳請淮西兵五千人爲助連擊賊勝之加直寶謨閣福建路提點別
獄兼知南劍州充招捕使詳申樞密院乞下江西防賊走路所至皆提四
年進石文殿修撰兼知建寧府譚乞特除服不允到官聞衢州寇汪徐等

破常山開化勢張甚譚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不意夜簿其營賊出
迎戰見寡子旗驚曰此閩中陳招捕兵也皆大哭急擊之衢賊悉平尋兼
福建安撫使六年遷寶章閣待制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領寇陳三槍
據松梓山作亂出沒江廣開譚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譚決策進討詔譚
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譚遣將劉師直扼海州齊敏扼循州
自提淮西兵親詣賊巢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加華文閣待制
譚至贛督諸將乘春瘴未生進薄松梓山賊悉精銳迎敵譚麾步騎夾擊
土皆攀崖而上縱火焚賊巢三槍中箭走眾尚千餘與敵重遇遁至興寧
被擒伏誅初賊踞三路置六十寨蹂躪郡縣凡七載譚自出師至凱旋不
四月詔書褒獎除權工部侍郎兼史部丞事仍知隆興府兼安撫使
尋落權字遷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治江制置使節制和州駐
節軍馬譚者以金國既滅銳意進取故有是命譚奏謀國譬如奕棋凡欲
殺敵必先自活今盜賊已平當且息兵務農阜財積穀汲汲以固圉爲本
福建列傳宋十一

天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若竭東南之力以事西北循虛名而受實禍矣明年正月召至行在賜對
緝熙殿譚執議如前與廷臣意不合辭還建康會鎮江水軍蔡福興等作
亂總帥邵守晉主招安譚謂此策若行何以爲國調統制王明等由水路
張仙等由陸路開道出賊背賊入句容茅山諸將會攻大破之斬福興尋
除刑部尚書加制置大使巡視江鄂措置捍禦譚言六朝都金陵以揚州
爲屏蔽其東二百里置徐州於京口其西三百里置豫州於姑熟皆倍重
兵上流則武昌置江州就江陵置荊州益浦襄陽皆在所轄相去不過
六七百里而唐鄂岳岳岳潤亦分三鎮今臣所統兼晉之豫徐揚三州唐宣
潤二鎮自許浦至池之東流已千五百里復兼江鄂派流幾二千里形勢
不接況江鄂將士隸副閫又觀京湖制司今又隸治江大使司十羊九牧
反以害事奏入乃命會從龍督視江淮魏了翁督視京湖三年進寶謨閣
學士嘉熙元年十月蒙古兵圍光州甚急詔譚調兵往援譚奏光州城堅
兵精難攻之不遺餘力必破而後已臣所統兵少恐不足恃密劄下京湖

淮東各調萬人赴援師不如期至韓諸將獨當虜重兵韓又調房真等千
人往阻風未濟真先登死焉蒙古以所攻六合生兵圍韓軍數重諸將殊
死戰三晝夜皆死之部將陳萬以餘卒突圍出光州遂陷韓奏臣在兵間
十年隨行將士不過二千與共甘苦不啻子弟比承聖訓援淮臣忠憤所
激悉其所有冀紓國難白刃在前將士人人効命不愛其死臣何所憾然
十年收聚一旦失之朝夕悲思遂發狂疾乞生前致仕且繳納前後告勅
手詔自爲文祭戰死者詞曰甚哀擇吉地封而表之曰忠臣義士盡節之
冢因自劾乞罷理宗手詔慰勉轉煥章閣學士爲淮西制置使臺疏論韓
赴援不力貶秩罷歸淳祐元年除徽猷閣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復以
疾辭不允二年依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五年正月起除兵部尚書至行
在選禮部尚書是年冬至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提舉編修韓
武要略韓言宰相入堂百官不得過閣既不通情安能協濟此必侂冑以
來意欲獨運遂成此風不可不革理宗然之六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七年累章求去手詔勉留會湖南提刑宋慈條上大理諸蠻事宜

五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右丞相鄭清之力言非韓莫可任者除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
潭州依舊撫司體例廣西權聽節制朝辭賜御書驄馬行韓至鎮密奏遠
交大理不如近結諸蠻恩信既孚卻用團結峒丁舊法止作州縣常事行
之庶民聽不驚邊備自壯復上措置宜融三州章程及土豪平寇功賞
皆報可湖湘俗信巫尚鬼姦民動以造妖惑眾韓嚴爲禁防毀郡縣淫祠
修崇炎帝陵廟及屈原賈誼祠由是楚俗一變八年奏來歲七十乞致仕
九年除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六上章辭依新職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開居十年無歲不乞休致開慶元年特轉一官依所請致仕是
冬復召至行在落致仕提舉神觀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
兼知福州朝議以調兵閩中藉韓威望鎮壓韓度不可辭遂起視事赴南
月累疏請老二年春詔進一秩仍守觀文殿學士致仕是夏六月卒年八
十有三贈少師諡忠肅韓隆準虬髯軍令嚴肅反側子見之皆心懾李全

營與趙朝拱評南朝人物謂有三五人如韓者中原不足乎也及光州之
敗竟以不振時論痛之後判大全集

案宋史理宗本紀端平三年十一月丙寅大元兵圍光州詔史嵩之援
光趙葵合合肥陳韓過和州爲淮西聲援嘉熙元年十一月戊辰詔陳
韓史嵩之趙葵於沿江淮漢州軍備舟師戰具防遏衝要堡隘據此光
州被圍在端平三年十一月而神道碑謂嘉熙元年十月光州告急調
安豐壽春精銳五千赴援云云蓋韓於去年先過和州至是以嵩之兵
力不支復詔韓赴援也光州陷在是年十一月本紀失書

方大琮字德潤號鎮庵莆田人祖萬紹興三十年進士初授增城尉以薦
改監行在和劑局大琮登開禧元年進士第三人補南劍州州學教授改
江西轉運司參議歷知將樂永福二縣端平元年詣行在丞相鄭清之一
見如舊擢監六部門三年遷著作郎除右正言上疏曰臣自立朝以來每
見羣臣議論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於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
福建列傳宋十一

三

福建通志
卷三十四

以存亡言矣然徒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亡之理理者何網
常是也臣側聞陛下踐祚之初故王退守瀋陽雪川之事變生不測當時
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有所制亮陛下之不得已既而史彌遜竊矣端平
改茲威福自出此非昭枉雪冤之時乎臣恭觀元年六月御筆有曰濟邸
立嗣難以輕議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侍
深仇一則如拘愛子讀者所爲踴然吞聲也故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
子孫至今蕃盛此太宗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婦孺怨
寄抑墮細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彌遠之罪浮於奸情而槍
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崇賜第
起玷名郡敢抗公平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德於其非所當德怨
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置臨卒安得不狂悖因岷安得不跳踴
叛將安得不飛騰蓋有以召之矣昔漢淮南王驕情非復有愛兄之道文
帝哭之甚哀以哀盡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